

本日平平三下... 諸君... 開出... 吾... 無帶...

無帶問大

此本... 諸君... 未... 多... 孝...

天香樓偶得

橋李虞兆滌虹升甫著

天學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愚按盖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  
 眾星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隨氣焉無所根據此說已極奇  
 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圓球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  
 吸於球上故海水遠球而流人物環繞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  
 斜者而天則虚空籠罩球外由正者而視側者是地下有倒覆之  
 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其地旁有側覆一天也然在側與橫斜  
 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也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

元... 天...

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辰天環地畫夜不為者無入焉事以開通日之望也  
日月星辰為夜行所視太陽為東行所視要為西行望也  
日月星辰為化國之東不地球水無形而不可見也蓋地  
與海氣相形如珠不與日月星辰相形以健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云天左旋日月鹿天而亦左旋但日  
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  
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亦之以  
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  
磨左廻耳二說不知孰是明太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  
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二太  
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畫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為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過此宿  
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即云日月  
鹿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  
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  
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為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  
說謂天形圓如彈丸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懸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極相  
對運轉其離極近處轉遲而路步離極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  
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生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

但磨有邊可計周禮之教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蓋天矣而蓋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尚希許氏說則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為準乎抑不以此為準乎如以此為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即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况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髙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曆法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真武七宿起於輿鬼終於角舊以斗牛七宿為北方真武朱鳥沈說獨異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斜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為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為木亢為金氏為土房為日心為月尾為大箕為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為木氏為金房為日心為日尾為大箕為水而餘三方皆

做此耶况自存中時迄令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  
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  
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  
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意謂此蓋未明年天道者也夫日食者  
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  
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綱緼俱  
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  
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  
際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  
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  
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  
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  
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  
雷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  
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為雷則可以有雷之電為  
雷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  
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  
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

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發旋繞，輒作數次起滅。况雷之在太空乎。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發非若撞鼓然矣。

卯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說也。卯於十二肖為兔，酉於十二肖為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兔，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於商丘，正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也。蘇武詩：昔為鶯與鴛，今為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逢杜荀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止陽之月。在得年正月之朔，應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公若呼四月為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而古書亦稱十月無陽，反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終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蓋端午者始也香心結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午併不始於五月矣人每曰為辰端亦取此義但未表不曰端午而曰端午或曰建辰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嗣餘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筒船兒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愚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為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罪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黧古雋畧云黃梅雨梅當作徽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記為梅雨農書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祀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徽小暑得未出徽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徽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數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

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五日芒種即是三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庚日早夏至後逢庚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逢庚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蕪氣之深淺殊不知天于離有不容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遷早係偶然相值烏足以限微氣乎 庚字或作霽

葬向

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墓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墓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墓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墓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于巳旺于酉墓于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

來忽有于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保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為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真如塔

奔堅志載真如塔云嘉興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募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為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焚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塔鑿其下于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為精巧而無所銘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

王者智炬夢一僧紫衣爇帽分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為興復既寤放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做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驗合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為鎮旁有一冢乃宗室子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封安定郡王

### 趙三翁

齊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為人嗟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頃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牕于日光下射處使頃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候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次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病如洗

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灸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五六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人密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統嶺瀑水潭側百怪畢見禍慶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峰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難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散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則磔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來硬鉄腥錫虫毒蟻聚若壞壤者名曰工箭層崖疊嶽峻嶺危崖銳峰峭岫拔刀攢鋸鑿齒露骨狀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穢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



森肅列如墟基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人皆不可用回  
環紆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  
必一一泥大星地卦也子依再言去凶就吉常自無恙席敷粟其  
城居止運年

六井

李鄴侯于杭州開六井一曰相西井二曰西井一名化咸井三曰  
金井四曰白氣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今大城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于北蒸鹽一說  
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愠阜民財也義或有之  
人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

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  
之鄉詩經取彼謗人投畀有北盖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謂  
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  
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儒家  
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為

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令人於流字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  
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亦做此

卿子

卿子人相衰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  
楚懷王心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即取此美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為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子  
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玄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殺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殺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  
上銜索大魚曰豈不殺昨所夢耶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寶臣  
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為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  
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  
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為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滕冠笄之時即  
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一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婿馬氏如今俗贅婿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鵲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妻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夫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夫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夫婆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曾不改革如酌中志畧所載明熹宗時乳媪容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為幸姬劉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為鍾鍾者章殺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牙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稱反古謂之姊如今關中

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闒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  
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  
馬懿因爽從澤謁高平陵時即閉城勒兵距之司農桓範勸爽與  
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等然不應自  
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曾子  
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積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  
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  
則妻稱夫亦丁曰佳人也

處子

處子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蓋與鄉里  
等列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  
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李故一字釐為二字宋程大昌  
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  
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  
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四美

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  
美又文選劉越石答盧湛詩云晉以賞奏味以珠珍文以明言言

上子當此士

積字不見字存

以暢神之子之徒四美不臻又韓昌黎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云讀  
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思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于今四美其實  
大幸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五美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更更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  
為更姓字女旁與今人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更也

甌宰

昔人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甌宰使之舉職律象  
猶今之令官也其源始於揚解

貴由赤

貴由赤元時快行者之名駕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

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  
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兀刺赤

兀刺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曲園記曲有云兀刺赤兀刺赤門  
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之妻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  
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為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孫章太守廖恭嘗封象於有莫死不為置後以  
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象

元 卷之五 大 卷之五 大

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其龍卷有詩曰西飛一鶴記何詳  
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龍與註殺行石刻舊曾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  
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  
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上官桀王恢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少府以年  
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

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恢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  
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守長橋頭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  
以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多婁未進而還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陽朔三年  
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王鳳下獄死

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將軍蓋長  
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是史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

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人一王莽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封安侯又一張禹也

公孫弘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弘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其一為

諫大夫即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並見元鳳元年詔

太公

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過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子瞻曰子安卿書何如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慥之云布亮字少卿云云自言作金方事中教子瞻問慥曰少卿昔蘇文為此法否慥曰是乎其字矣

鳳毛

嵇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於此謝超宗因超宗父

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平不為三鳳極大司馬曰夫叔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

膏梁

孟子膏梁之味趙註膏梁細細如膏也如膏也則膏梁肥肉梁美穀按膏梁對下文繡當是二物太記於今人極富貴家子弟曰膏梁子弟但謂知飽食不謂他務也長考文帝選洛差第士人閭閻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歆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梁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是以為相詆也膏梁梁字有作梁者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按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也周興嗣千字文猶子比兒詞頗嫌複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之弟之弟為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以女令男子謂之弟之子曰姪或書姪為侄从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孫不稱姪子而列也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無辨豈細事哉

布代



馮布少時贊於孫氏其外公有云積高報曰伴布成之至今吳中以婿為布代見三餘帖

男婆婦公

廣西徭俗男人之老者一寨呼之曰婆其婦則呼之曰公此與人朝李居仁儲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並可發一大噱

赤子

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丈夫禮記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

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嬰兒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以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僂耳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僂耳其渠印自謂王者耳皆下看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後假耳於真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僂與僂同謂僂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八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隨手至地稽首乃起揖臣見君之拜也按稽字奇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陳

說文

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印稽首也

### 欽社

今世女人拜稱欽社夫衣之有社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欽社竊聽獨傲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欽社矣

### 拜興

古人揖曰長跽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首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歟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酒骨上應時流血條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遠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

齒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齒血也

接煞

洪容齋冬堅志載董成二郎氏而張魯家人用俚俗法飾細灰於  
竈前覆以紙欲驗死者所趨早而暴之二驚足儼立於灰上昏疑  
董墮畜類此即今俗接煞之說也但不知起於何時耳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滅  
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臥  
守之至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  
在內蓋彭字之義字書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  
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  
近於質見一近於矯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  
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  
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義申取申明之義欲乘此時以自申  
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真有三尸哉

魯大師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  
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以替牒為之擇其賢  
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續  
如字未註云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認論語少師陽亦  
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漢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崇之。按虎子乃溺器。作為虎形者。掌此最為褻賤。唾壺雖較勝然亦非崇儒之道。漢承秦焚書坑儒。高帝溺冠。嫚罵習氣。猶未盡除。宜乎少加禮貌。便見謂寵辱耳。

###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其義本取禮記內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太密。故加二日為五日耳。

###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

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後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於正月。

###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諸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爵。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令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之當金矣。

### 披帛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婦及寶林

御女良人等尋常宴會侍令彼等至令然矣按此則今時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被帶者皆久款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始男婦皆喪年常亦流傳之矣耳

爰書

爰換也以父書代換其一曰若一曰因口供是也

墓冢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廣而高者曰塚丘墓起墳謂加丘于墓令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

天子諸侯之制也藥即木蘭又橙之別種有五一曰朱藥一曰香藥今時藥槐楊柳無有施于冢墓上者又按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藥蓋植棘于墓旁以藥人往來所謂藥者即指藥樹耳近見吳兆宜註引詩棘人藥藥兮殊堪噴飯

父母喪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于父曰稱孤于母曰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家禮識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外戾近來又有嫡母已故因避繼母而父止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可繼母而賢也必有怒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究好為杜撰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改稱哀孤子豈不可怪也哉不知不論父

母俱稱不孝子為正

期喪

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蓋其  
久如此今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唯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  
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丞相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  
事謁見者皆請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曰北闕休上書用此  
義也

東宮

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  
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  
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  
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  
讀如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因

先給 天音集偶得

三

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 簾樓

簾字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簾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簾樓為是

### 前榮

池存中夢溪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蓋謂屋制無前榮也藝苑雌黃以為不然上林賦倕作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楹又謂之枱屋枱兩頭起者為榮愚按榮之為言榮也榮繞屋之四周也又令人屋前再展一榮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檐或用重檐意者前榮即類此乎

###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宮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字雖不常見然有中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為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雖丁舍二字亦不常見然有丙則

自有丁矣同與嗣千字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漸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墓丙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墓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專在墓旁也

秦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秦帝與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令人知黃帝禹有鼎而不知秦帝之有鼎矣秦帝即秦吳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仄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

國作扇有四一名遊飄二名條融亦非條融三名扇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搦此扇侍於王側清風四散冷然自涼

捍拾遂

凡射用韜左臂以利弦者韜為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遂一物而三名也

豚臍

豚音孤臍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為豚臍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豚臍後訛為骨朵音端羅反

監脇號鐘

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於為蕪修營而不期於監脇號鐘



言惟其實不唯其名也。監協號鐘美琴名註云監協音不和號鐘高數誤矣。觀上下文自名監協正如其尾。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較韻高胡耳。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經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蓋言笛較之美促若急弦之琴高若號鐘之琴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益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於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州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團蒲

蒲團亦可稱團蒲。王安石聊行詩云聊行弄芳草。欄坐應團蒲。也。

壺口禁忌

令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己。失之矣。

白酒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麴為麴。并春白秫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

說

天香樓偶得

案

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夫其旨矣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柅柅再重注云柅柅行馬也或曰行馬遠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令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即行馬之制謂之馬者義亦畧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采色而祭賽之畢即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都會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旅之所聚集舉馬以繫車船且舉馬頭以繫馬之全體也

律

法律律令令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為管謂之十二律人筆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益鉄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造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

已因與內人穿鍼誌醉卧仁壽殿東阿瓊帳中王夫取于牛刀殺  
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  
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侯織女玉侯女不得懼死用  
以弑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  
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  
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弑之事楊玉夫弑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  
使非閔侯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  
乃云侯女不得懼死尤屬荒唐

結縞

爾雅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綏也郭註即今之香纓詩豳風親結其  
縞未註縞者婦人之褱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通作雖班倣  
仔東宮賦曰申佩離以自思顏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遭人  
父親結其縞而戒之愚按女子衣帶豈必俟其父親結當以郭朱  
二說為正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  
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  
夫士衣各有稱數令俗始死取歛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  
稱字之義耳

溷廁帛

五雜俎載明時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  
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齎濯縫紉為簾帷之

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  
進貢輸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蕪比年不復吐蕪村民有衣食於  
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翼歲蚕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  
諂佞者飾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因其供御私收羨利則雖擾民  
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蚕即不吐蕪之理哉且村  
民果衣食於野蚕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溷廁  
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緣作為荒唐之詞以沮德  
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還珠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  
徙其實珠產海中實未嘗徙也

### 象碁

宋王栻魂篋錄象碁有六簿些所云象碁乃是以象牙為碁子蓋  
即圍碁之戲非後世之象碁也後世象碁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  
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曆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  
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碁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  
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關象碁亦戰鬥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  
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碁乃周武帝所造有日  
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碁不同

###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上  
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衆仙慶賀比色特首重緋四為德  
次六與三為才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  
謫作採樵思凡之類過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

日間賭選仙小娃爭氣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鷺出  
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早者出錢與  
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牕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牕所束則皆倒垂客座贊  
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牕中必與其形相違  
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牕中之影必西逝與  
塔影相同一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懵焉余嘗遊真如寺  
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牆北  
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作牆板之近牆處有一小隙  
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即閣門視之天光燦

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思久之忽然了悟此中自有  
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又值舖時塔在日南日自  
北照之影落落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  
倒照室中者北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  
在上然非有簷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  
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閉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  
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  
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  
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定  
思有以模肖之夜間取燈大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置一  
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

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大木板高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竅長  
二三寸正與塔影相射然從屏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  
竅中吸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  
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晰之疑余  
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 陽燧影

夢溪筆談又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笑家謂之格術如  
人操觚臬為之礙故也若鳥飛空中其景隨鳥而移或中間為懸  
隙所束則影與鳥遠相遠鳥東則影西鳥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  
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  
懸隙觚臬腰鼓礙之此論亦未分明余家蓄一陽燧以之照物迫

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為模糊不  
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燧面窪凡遇諸物  
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  
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下邊所照則中間轉  
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  
模糊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  
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  
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際故也推之懸隙為影  
以及客座贊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概括在  
內理極平常細心體察自得非奇怪之事也又有圓鏡照物亦倒  
理與陽燧一致但圓鏡照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後自中間轉照四

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

風馬牛

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註謂馬牛風逸臣妾通逃不得越軍壘而逃之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即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註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已得其解而尚欠明確後人乃復穿鑿其說或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或云牝牡相誘曰風鄙俚之甚真堪捧腹

維摩經語

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問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淺深不同而機鋒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無可無不可相似

周文王

周文王寢疾顧謂世子發曰見善勿忘時至勿疑去非勿處夫曰時至勿疑則似豫知有救野之謂其至乎其為曾端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論大篇引商書曰五刑之罰可以觀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書文選異

吳起償表

呂覽慎小篇吳起治西河欲論其臣於民曰日至表於南門之外

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值南門之外者仕大夫明日一人值  
表來謁吳起自見之出仕之長久久其子在爾軼實徒木之前  
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上

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荆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  
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巧者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  
上故曰四累之上何異富人說勞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  
行者無埋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  
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悲謬至下文云今  
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以不解解之

呂覽審分篇魯鄙人遺宋元王問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未解  
閉人莫之能解先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  
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  
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按所云閉者乃閉  
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散之也今俗或事理之不可曉者輒曰  
以不解解之本用呂覽語但呂覽意謂解散今俗意主訓解微有  
不同耳

毋動為大



漢書賈誼傳誼疏有之矣曰誼曰為大耳如淳註曰好為大語者愚按如淳以而動二字為歡者之釋為大耳三字乃誼記之此解非也賈子新書禮志子屬禮志有此句而下文云曰為大夫治可耳若為大夫禮志其小等禮志其大意毋動為夫四字連讀皆屬歡計者之釋蓋謂禮志所勸禮志力為寬大耳

賈誼疏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為強大諸侯流涕一為囚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為服制無等一為風俗敗壞經制不立一為不蚤諭教太子因事關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為不體親大臣其餘傳無考新書守齋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守差為

一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為一長太息而漢書將誼諫請禁鑄一疏列食貨志中又無可為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款未備烏知孟堅作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時有脫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覺欠直捷景帝曰觀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宣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

狂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王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狂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勸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為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解矣

聞樂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遠路遠夫道即路也遠即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穉傳復云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同一陳蕃縣榻也令人皆知徐穉而不知周璆或者以穉尤矯矯與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尚右懷公右吳而左荆絳侯右呂而左劉皆有低昂之意且不明白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衆心之向背以為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決其不出此門云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因知今俗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

人已言之者矣

草書

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頓隸之規矩縱連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息息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于瞻所以識之也或者又矯為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更遲耳愚以為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令人所云打草葉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

鷓鴣銜葉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埤雅引古牋云偃鼠飲河止于滿腹鷓鴣銜葉才能覆身鷓鴣銜葉事頗少引用埤雅曰鷓鴣畏霜露蚤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解之然令人疑焉也後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矣予尹氏為蘇州公出同楚大國也其亾也屈原為等語頗覺其文法甚佳是意甚長

類書抄纂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乃何言方寸人整者亦考考觀得史乘編

凡此類書之類

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由至言以古人所稱余者儼若纂者自稱  
古人所稱是時者儼若纂者以詩亦可證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為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玄宗  
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  
代宗永泰元年己巳歲凡五十五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丙午  
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  
辰歲至哀宗末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  
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  
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况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  
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于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  
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立為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無  
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瑟  
調皆周房中之遺教按此則惠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即所謂  
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  
乃極形容艷冶之態不亦不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為對周高山高門讓高子自註云高山本  
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為義不若其詩云公必有高門慶謝守  
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人以門自高云若云使門高則豈可

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必有誤也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謹守絕墨則難音同異義之字亦非難曉之為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香銷殿閣樓  
魚龍戲終遣君王怒  
假師本二句形容宮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馮班云唐時宮禁不嚴託意假師之假人刺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近閱賀裳載酒圍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妙字尤為藝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夫維者大率類此

丘瓊山詞

丘瓊山持論僻異謂南宋時秦檜主和不為無見岳飛主戰亦未必能恢復乃有責高宗殺武穆心園春一詞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元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詳焉可喜愚竊以為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潔若梁以蓋黃為厭豈足以盡大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於史記詳一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此與史記二十一字洪因失去

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年不與大說詩無漢書作陟鉅功臣表

舍下字叶韻

曲禮將遠舍求母固將不壹也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舍字審暮切與固字叶如懸懸余固知暮暮之為恙今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壹修人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句不出舍始悟獨任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徒江切與揚字叶其殺最近下字後五切音戶與戶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絲絲章至於岐下叶聿來胥字皆是也

諱丙字

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

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勿勿

勿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旂亦曰勿州里建旂以聚民事責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勿令俗乃於勿字中斜加一點而讀音聽失真甚矣

不一

車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給馬不具猶言不併也有時寫不併其不具州書似不一一甚右漢帖並寫不一一亦不失理按此則知今人於書末後每書不一具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調

漢書谷永傳滿調詠天師古注曰滿調也急流滿本作緩今假

漢書谷永傳滿調詠天師古注曰滿調也急流滿本作緩今假

借滿字為之誤歟。此蓋借字不實也。

懸磬

左傳魯使展喜馮齊師以君子無怨對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春四月令之一月野物未成故言居軍而資糧雖盡在野則無遺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磬亦作磬盡也此解殊無意義愚謂磬與磬同古字通用蓋磬之懸者中高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令人民貧乏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望之境如磬形也軍於兵圍日久米粟既盡掘草根而食之無復萌芽發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鑿然頗自喜辯覈

誼義粵越亮諒字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令人以義為道義文義字以誼為氣誼字粵乃古越字或作發語教或作國名或訓踰今人專以越為吳越以粵為百粵及發語教而踰越字無作粵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註云與諒同今人鑿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也

教傲字

教字平殺說文云出將也傲字去殺說文云倨也然尚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為虐謂之傲戲是借傲作教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般樂急教趙註云急惰教遊本義自明宋註教音傲是以平殺之教讀作去殺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教遊教字不當以去殺讀也

墨床莫莫穠穠

墨床音眉寢呆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也寢寢意亦相似莫莫音列翠胸次不平貌今俗作劣蹶穠穠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俗見人衣服粗重者曰衲穠此即穠穠之為耳

姦色間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泥黃五方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按禮註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別間字當以平聲間姦古字通用耳

治字

奉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上柱會稽其家以于孫

難得送之錢塘杜明師治凡詩品

弓字

弓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弓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惠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泉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異之字代之於大義初無害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輒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本字僅於點畫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發音既已相犯文義復多欠通豈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懸印令庶乎有所遵行耳



諱

諱避忌也。生曰名，死曰諱。令人問人名，輒曰尊諱，是死其生也。祖若父尚在，而謂其名為諱，是死其祖若父之生也。

夏字

中夏夏商大屋曰夏，又大曰夏，又周禮大司樂舞大夏，以音避上。穀至於春，夏之夏與夏姓，夏侯獲姓，皆音避去穀。令人呼中夏夏商，廣夏大夏皆為避去穀，而夏姓反為避上穀，顛倒甚矣。

都鄙村郭

楊升菴云：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都鄙有章。淮南子：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穀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愚按：諺稱禮文豐儉，得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習於質陋，城郭之中，習於文縟，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訛愚蠢者曰：村樣讚美好者曰：市氣，其義一也。

射覆

射覆字始見於漢書東方朔傳。考字書射字，凡泛言射則去教，以射其物而言則入教。覆字反覆則入教，覆蓋則去教。射覆者，顏師古謂於覆器之下置物，令闇射之，則射字覆字皆當從入教。今俗二字皆讀從去教，謬矣。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而隨兕作科雉。集韻兕字云：或作雉，蓋以說苑從呂覽也。正字通云：

隨母之兒始出科之雉獲分兒雉為二夫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強  
合集韻以雉為兒甚謬但正字通云出科之雉豈以科為窠耶亦  
覺費解愚謂隨兒乃兒中之異者科雉乃雉中之異者所以申公  
子培刳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兒始生之雉  
又何可怪之有哉

### 蒲卑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今人引用望帝  
者多矣蒲卑之名頗少知者

### 鵝鷄

鵝鷄鳥唯北方有之內弟吳子山自都中南還見有人携此鳥渡  
黃河緣上厓頃鳥即抖死物性不可解如此

###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曰君寧何  
疾曰牛駿馭精故疾子章蓋以牛駿為馬名誤矣昔人嘗以牛駕  
車世說石崇與王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  
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以此知何偃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  
耳豈馬名乎

### 麗麗臣臣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此必二  
獸名或良馬名惜無明註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 蒙貴

爾雅釋獸蒙貴頌條狀郭註云即蒙貴也狀如雉而小紫黑色

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貴非猫也今人稱猫亦曰蒙貴誤矣

鼯鼠

漢光武得鼯鼠羣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廉為郎以爾雅所云對得賜絹百疋郭景純註爾雅以光武為武帝竇攸為終軍誤也

斯螽莎鷄蟋蟀

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恐未確也按爾雅云蜚螽蟪蛄郭註云蟪蛄也俗呼春蟪陸佃云亦或謂之春蟪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散聞數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

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斯本語助攸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人云螽天鷄郭註云小螽黑身赤頭一名莎鷄又曰樛鷄陸佃云其鳴以特故有鷄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迅之也邠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葦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蛩陸佃云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葦一名促織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之蟲顯然各判紫陽竟欲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蘆

爾雅釋蟲云果贏蒲盧郭景純註曰即細腰蠶也俗呼為翳蟪沈

存中筆談乃云蒲葦說者以為裸蕨疑不然蒲葦乃蒲葦耳故曰  
人道歎政云云愚按存中謂蒲葦非裸蕨其說是矣然果蕨之為  
蒲葦爾雅葦有明尤特庸字不以草耳

海靖

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之人有好靖者每居海上從靖遊靖之至者  
有數而不止前後左右黨精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  
靖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此與  
列子海鷗事絕相類今海鷗事數見引用而海靖之事絕無知者

稷蜂社鼠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  
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社鼠者多矣稷蜂社

鼠頗少用者

刺螫

刺螫蟲甚可憎相傳小暑上樹大暑下樹余嘗驗之大暑果下樹  
矣小暑上樹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蠶類在樹食葉既老即生  
子於枝間一至大暑相總下樹其身外粗皮結成繭形而硬或附  
樹根或藏土內至春變為蝶破繭而飛矣枝間所生之子至夏  
月即成刺螫食葉傳種嗣續不絕令人欲絕其種類輒覓其繭擊  
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蠹

凡屋舍梁棟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蠹其形似蟻而差大色白腹  
肥有光澤初皆緣地而上過松即齧一蠹當先衆蠹以次踵至首

天香樓偶得

蜀

尾相續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然久則生翼過春末夏初濕熱之日成羣飛出不返其未生翼者居木中蠹食柱易孳生蠹食既久其屋輒有崩塌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幙嗜人肌血最可厭恨然杭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向輒笑其狀今按五雜俎載閩中一獄多壁虱諸囚苦之搜求之不可得一獄卒以味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斗燔殺之此後賣餅家遂敗落夫臭蟲與壁虱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興虱燔而餅家落則盛衰之說若果有之矣書此以代杭人解嘲

蠹白蠟

嘗見臘梅花枝間白膩如脂附着不解初疑為蟲屎或鳥糞及剝視着枝處其色微紅而潤每箇皆然不識的是何物今閱本草冬青樹上有蠹白蠟一種云係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蟻蠹有白有黑每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熔則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苞枝上初如黍米漸圓大青紫宛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來年春深則苞拆而蠹出延樹矣欲廣蓄者候苞將拆時連枝採繫他樹其蠹亦慮候而出按本草所言白蠟令人以之製燭土人乘春育採其利不減蠶子因悟臘梅枝上所見亦此蠹之類也

龍蛇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父母倪氏治墓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

一浜先以石灰畫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蛻首尾長短  
遠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攬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堅白夫  
地中龍蛻固不常有而開浜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墓後數十年  
倪氏亦無甚禍福

### 魴魚

魴魚身廣而匾頭尾俱尖小俗呼為鰱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  
斤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鬻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  
大不過二三寸小絕及半寸俗謂之魴魴此即魴也蓋至冬月始  
大耳爾雅釋魚有曰魴魴郭景純曰汧東呼魴魚為鰱一名魴音  
毗當即此也

### 種鼈

有言種鼈之法先握土作大坎宰母猪一腔置其中將肉鼈子干  
百枚投入猪肉中俟肉敗時肉鼈于蠕蠕動即成鼈矣

### 荔枝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  
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枝稍  
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  
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  
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僅以博妃子  
之笑矣

### 玉蘭辛夷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

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愚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二種唐宋人咏辛夷詩其不著顏色者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可通用其著顏色者如裴迪所云况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見者是紫辛夷耳夫夷與萸同苞初生似萸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為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未開之莖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

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勝故圃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玉蘭詩所云暫藉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誤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淡黃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又顏色之極異者也

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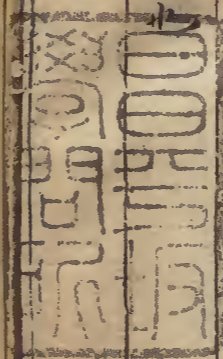
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樺也王蓋臣羣芳譜則云桂一名棧一名木樺愚按桂之種類不一有牡桂菌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樺亦未確也

渥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箋云渥厚積也顏色如厚積之丹言  
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木花名根莖花辦悉似百合而小四五  
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薄擬之耳  
如陳風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茨爾雅茨虺郭註荆葵也似葵紫  
色正與渥丹同意余又因渥丹類推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  
花名或即渥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蒂竹可以為船其子美煮而食之可以止創薦  
張華註子筍也



辛酉十一月申言潤訖

衡



